

娛書堂詩話
江西詩派小序
姜氏詩說
滄浪詩話



卷之四
詩經
卷之五
詩經

江西詩派小序

劉克莊 撰

中華書局

江西詩派小序

此據知不足齋叢
書本排印初編各
叢書僅有此本

江西詩派小序

劉克莊 潛夫

山谷

國初詩人如潘閔、魏野、規、晚唐、格調寸步不敢走作。楊、劉、則又專爲崑體。故優人有尋扯義山之誚。蘇、梅、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。而和之者尙寡。至六一、坡公巍然爲大家數。學者宗焉。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。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。豫章稍後出。會粹百家句律之長。究極歷代體製之變。蒐獵奇書。穿穴異聞。作爲古律。自成一派。雖隻字半句不輕出。遂爲本朝詩家宗祖。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。其內集詩尤善。信乎其自編者。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。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。有絕似之者。

後山

後山樹立甚高。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。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。或曰黃、陳、賡名。何師之有。余曰。射較一鏃。奔角一著。惟詩亦然。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。故能師之。若同時秦、晁諸人。則不能爲此言矣。此惟深於詩者知之。文師南豐。詩師豫章。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。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。然題太白畫像云。江西勝士與長吟。後來不憂身。陸沈勝十謂饒德操也。按德操此詩去手污吾足之作。大爭地位。太白非德操。遂陸沈耶。似非篤論。

韓子蒼

江西詩派小序

子蒼蜀人。學出蘇氏。與豫章不相接。呂公強之入派。子蒼殊不樂。其詩有磨淬翦截之功。終身改竄不已。有已寫寄人數年。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。故所作少而善。

徐師川

豫章之甥。然自爲一家。不似涓陽。高自標樹。藐視一世。同時諸人多推下之。然集中不能皆善。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。勉諸洪進步。今雙廟詩不存。則其詩零落亦多矣。師川在靖康中。朝列有改名避僞楚諱者。師川名婢曰昌奴。朝士至。則呼之以名。節自任。故其詩云。直道處幾師柳下。不應四海獨詩名。可謂實錄。諸人所以推下之者。蓋不獨以其詩也。

潘邠老

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。皆與邠老游。其詩自云師老杜。然有空意無實力。余舊讀之。病其深蕪。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。亦有深蕪之評。

三洪

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。龜父警句。往往前人所未道。然早卒。惜不多見。駒父詩尤工。初與龜父游梅仙觀。龜父有詩。卒章云。願爲龍鱗嬰。勿學蟬骨蛻。是以直節期乃弟矣。駒父後居上坡。晚節不終。不特有媿於舅氏。亦有媿於長君也。玉父南渡後。爲少蓬。聞師川召。有懷駒父詩云。欣逢白鶴歸華表。更想黃龍出羽淵。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。玉父愛兄之道至矣。余讀而悲之。

夏均父

均父集中如擬陶、韋五言，聲響逼真。律詩用事琢句，超出繩墨，言近旨遠，可以諷味。蓋用功於詩，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。然疎之諸孫，故其詩云：堂堂文莊公，事業何嶢嶢。孟子曰：孝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。均父欲改之乎？其志亦可悲已。

二謝

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，幼槃詩似元暉。按康樂一字百鍊，乃出治。元暉尤麗密，無逸輕快有餘，而欠工綴。幼槃差苦思，其合元暉者亦少。然弟兄在政官閒，科舉之外，有岐路可進身，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。二謝乃老死布衣，其高節亦不可及。

二林

二林詩極少。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：有詩文百二十卷，今所存十無一二。兄弟皆隱君子，不但以詩重。

晁叔用

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：予曩遊郤城，與晁用道爲同門生。後三十六年，識公武於涪陵，不知爲用道子也。一日來謁，曰：先公平生論著，自丙午之亂，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，敢乞先生一言以發之。又出其家譜牒，乃知其先君名冲之，字叔用。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。予聳然曰：是吾用道耶？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。方紹聖初，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，離譏放逐，晁氏羣從多在黨中，叔用於是飄然遺形，逝而去之。宅幽阜蔭

茂林於具茨之下。世之網羅。不得而嬰也。質朝廷諸公謀欲起之。適復任心獨往。高挹而不顧。世之榮利。不得而羈也。至於疾革。乃取平生所著書。聚而焚之。曰是不足以成吾名。世之言語文章。不得而污也。然則吾叔用所以傳于後世者。果於詩乎。顧其胸中。必有含章內奧。而深於道者矣。宋興至咸平景德中。儒學文章之盛。不歸之平棘宋氏。則屬之清豐晁氏。二氏者。天下甲門也。文元公事聖皇帝二十年。當是時。甄明舊儀。緒正禮樂。一時詔令。皆出其手。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。非六籍之英。則三代之器也。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。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。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。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。而晁氏繼之。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。以文元公爲高祖。家藏至二萬卷。故其子孫。燁掌勵志。錯綜而藻績之。皆以文學顯名。予嘗從叔用。商近朝人物。嘉言善行。朝章國典。禮文損益。靡不貫洽。以詩鳴者。豈叔用之志也哉。雖然。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。遇事寫物。形於興屬。淵雅疎亮。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。愁苦之音。其於晦明消長。用舍得失之際。未嘗不安而樂之也。嗚呼。所謂含章內奧。而深於道者。非耶。秦漢以來。士有抱奇懷能。畱落不遇。往往燥心汚筆。有怨誹悵悵沈抑之思。氣候急刻。不能閑退。古之詞人。皆是也。太史公作賈誼傳。蓋以屈原配之。又裁錄其二賦焉。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。固結天下之具。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。斬艾天下之術。則遷有所不錄。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。遂哀怨鬱泣涕以死。借使文帝盡用其言。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。惟深於道者。遁於世而不怨。發於詞而不怒。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。吾於叔用。豈直以詩人命之哉。此序筆力浩大。與叔用之詩相稱。余讀叔用詩。見

其意度宏闊，氣力寬餘。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。其律詩云：不擬伊優陪殿下，相隨于舊過樓前。亂離後追書承平事，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。晁氏家世貴顯，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，而甘隨于舊之後，可謂賢矣。它作皆激烈慷慨，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。

汪信民

呂榮陽居符離，信民爲教官，從榮陽學，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。其詩云：富貴空中華，文章木上癩。要知真實地，惟有華嚴境。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，而紫微與信民皆尚禪學。

李商老

公擇尚書家子弟也。東坡、山谷、文潛諸公皆與往還，頗博覽強記，然詩體拘狹，少變化。

三僧

三僧中如壁詩輕快，似謝無逸，亦欠工。祖可暇讀書，詩料多無蔬筍氣。僧中一角驕也。善權與可相上下。高子勉

親見山谷，經指授，記覽多。如麥城詩押險韻，略無窘態。集中健語層出，紫微公乃以殿諸人，何也可升。江子之

子我弟也。子我詩多而工，舍兄而取弟，亦不可曉。豈子我自爲家，不肯入社，如韓子蒼耶。

李希聲

與徐師川、潘邠老諸人同時。

揚信祖

吏道官官惡，田家事事賢。唐人得意語也。

呂紫微

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：學詩當識活法。所謂活法者，規矩備具，而能出於規矩之外，變化不測，而亦不背於規矩也。是道也，蓋有定法，而無定法；無定法而有定法。知是者，則可以與語活法矣。謝元暉有言：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。此真活法也。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，而後學者知所趣向，畢精盡知。左規右矩，庶幾至於變化不測。然予區區淺末之論，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，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。子曰：興於詩。又曰：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今之爲詩者，讀之，果何以使人興起，其爲善之心乎？果可以使人興觀羣怨乎？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，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？爲之而不能，使人如是，則如勿作。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，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，而出於規矩之外，變化不測者。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，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，而得其要妙，所謂無意於文之文，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。余嘗以爲此序，天下之至言也。然均父所作，似未能然。往往紫微公自道耳。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，余以宣城詩考之，如錦工機錦，玉人琢玉，極天下巧妙，窮巧極妙，然後能流轉圓美。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喻，而趨於易，故放詩翁云：彈丸之論方誤人。

又朱文公云。紫微論詩。欲字字響。其晚年詩多啞了。然則欲知紫微詩者。以均父集序觀之。則知彈丸之語。非主於易。又以文公之語驗之。則所謂字字響者。果不可以退情矣。

總序

呂紫微作江西宗派。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。內何人表顯。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。詩存者凡二十四家。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。餘二十三家。部帙稍多。今取其全篇佳者。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。或對偶工者。各著於編。以便觀覽。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。韓子蒼陵陽人。潘邠老黃州人。夏均父二林。新人。晁叔用。江子之。開封人。李商老。南康人。祖可。京口人。高子勉。京西人。非皆江西人也。同時如曾文清。乃贛人。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。而不入派。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。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。後來誠齋出。真得所謂活法。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。恨紫微公不及見耳。派詩舊本。以東萊居後山上。非也。今以繼宗派。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。